

人类学名著译丛

原始社会的 结构与功能

〔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著

潘 蛟 王贤海 刘文远 知 寒/译

潘蛟/校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英] A. R 拉德克利夫 - 布朗 著
潘蛟 王贤海 刘文远 知寒 译
潘蛟 校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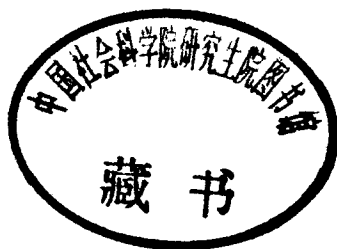
A. R. Radcliffe - Brown

First published 1952

Reprinted 1979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根据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9 年重印本翻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4139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平面设计 赵秀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 (英) 布朗著; 潘蛟等译. -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10

(人类学名著译丛)

ISBN 7-81056-284-3

I. 原… II. ①布… ②潘… III. 原始社会 - 社会人类学 - 研究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0058 号

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 100081

国际互联网网址: <http://cunlp.com.cn>

电子邮件 (E-mail): nckpm@public.bta.net.cn

电话: 68472815-68932751 传真: 68932447

印刷者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开本 850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1056-284-3/C·43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类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主编：陈 理 丁文楼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文楼	王建民	王庆仁	王 军
包智明	卢 汇	庄孔韶	刘明清
苏发祥	陈 理	陈长平	杨圣敏
张 山	张海洋	宝力格	胡鸿保
高炳中	徐 平	潘 蛟	滕 星

丛 书 总 序

这套丛书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目前该译而没有人译的人类学名著，不论新旧，一本儿一本儿，忠实地翻译成中文并设法出版，以此来弥补人类学传统在中国的断层和缺环，为中国的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提供借鉴。

促使我们做这件事的原因也很简单：人类学是跨文化地探讨人性、文化、社会和世界，进而促进人类理解、交流与合作的学科。在全球一体化增强、文化接触增多和生态环境告急的今天，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普及人类学，提高其教学和研究质量，已属刻不容缓。

中国从西方引进人类学是客观形势使然。1840年前的中国曾自诩为“天下”：它的语文就是世界语，它的经典就是天经地义，它的文人就是世界师表。那时的中国多的是阶序观念和自我中心意识，缺的是主权平等和文化相对理念。

1840年，中国人的世界发生了“亘古未有之变局”。在对外关系经历过从“夷务”到“洋务”，从“洋务”到“外务”的转变；内部制度经历过1898年的戊戌维新和1901年的立宪运动之后，它终于承认了新的世界现实，幡然追求现代化。作为“变革者的科学”的人类学也因之于1903年在中国登堂入

室，成为京师大学堂课程。它在 20 世纪 20 年代建立机构；30 年代考察乡土中国；40 年代涉身边政研究；50 年代从事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60 年代被打成异类；70 年代缓慢复苏；80 年代由强调为意识形态服务转而强调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服务；90 年代重提学科规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显示出接续 30—40 年代学术传统的取向。

由于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强调“经世致用”，所以中国近百年的每次动荡与变革，包括本世纪初的改朝换代、20 年代的军阀混战、30 年代的日本全面侵华、40 年代的国内革命战争、50 年代的思想改造和反右、60—70 年代的文化革命，80 年代的思想解放，90 年代的市场取向，无不给中国人类学留下深深的烙印和断层。

因此，尽管中国人类学曾得到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学术前贤的呵护提倡，尽管它曾引进包括苏维埃民族学在内的各种理论方法，尽管它曾推出像费孝通《江村经济》（1938）和林耀华《金翼》（1941）那样的学术精品，但它的学科基础一直薄弱。例如，它倡导、推崇继而批判英国功能学派将近 70 年，但我们至今读不到《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和《安达曼岛民》（1922）的中文译本。又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已有 20 年之久，但只是在 90 年代中期，我们才注意到国外人类学 60 年代以来发生的如下巨变：种族不再是生物学事实，而是社会文化的构建；传统不再是旧俗古礼，而是后人的改制发明；文化并不是人们适应环境的行为方式，而是人们编织的蒙蔽人的“意义”或绑束人的“霸权”；民族不再是远古生成的实体，而是由现代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甚至“印刷技术”构建出的“想象的共同体”；部落或部族不再是社会或民族的进化阶段，而是早期人类按照“生—熟”，“野—文”，“他—我”的二元结构

做出的截然两分。甚至经典中的苏丹“努尔人”和印度的“种姓”也都不再是原生的事实，而是西方殖民者的行政遗产。更耸人的说法还有：人类学不是在探求真理，也不是在解读“退色的外文残稿”，而是在通过想象异邦来确认自我……

面对这些新现实，我们困惑于说“是”，还是说“不”。我们困惑，是因为我们有许多“该念的书都还没有念”。我们没念，是因为这些书的汉文译本十不及一。现有的少量译本中，又多有桀错。阅读这样的译本，反而使人平添“是要弄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个糊涂”的苦闷。如果连人类学家心里的观念和眼前的事实都不能沟通，我们还怎么指望让“世界充满爱”？

为使中国读者了解人类学，为使研究人类学的中国学生有所依据，为促进中外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交流，我们发愿从现在开始面壁十年，忠实地翻译和出版世界各地各时期的人类学名著经典，把这门学科的原样呈现到中国读者面前。我们自忖所知有限，也知道客观存在的各种限制力，但情势如此，我们不能见义不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非曰能之，唯愿学焉。

恳请海内外读者同仁提携襄赞，帮助我们寻找资源，推荐书目，分担译作，玉成此事。

《人类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1999年6月8日

译者序

—

A·R·拉德克利夫-布朗，英国社会人类学一代宗师，人类学功能学派带头人之一。

对于前一种说法，他似乎没有什么异议。对于后一种说法，他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功能学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马林诺夫斯基编造的一个神话。他认为，

……自然科学中并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学派的位置，而我则把社会人类学看成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我认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性自然科学，它研究社会现象，所用的方法与物理和生理科学所用的方法基本上相同。如果有人同意，我更愿意把这个学科称作“比较社会学”（本书第93页）。

据说，即便在生活中，拉德克利夫-布朗也很讲求科学，注重效率。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穿戴得像巴黎的饱学之士，无可挑剔。他很在意他的每一个姿势，甚至在意自己在睡眠中的姿势。在他看来，科学的睡眠姿势应该既不仰卧，也不完全侧卧，或像胎儿那样卷曲卧。他的生活很有计划。他不爱搭理那些他认为浮浅的人。他们向他讨教时，他的目光总是凝视远处，不置可否。据说这也是为了科学地使用自己的时间。显然，亚当·库珀（Adam Kuper）费心收集这些

逸闻^①，是想让读者看到科学主义已在多大程度上被拉德克利夫-布朗内化。

拉德克利夫-布朗 1881 年生于英国伯明翰。他幼年丧父，家境并不是太宽裕。尽管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常常赢得这样或那样的学业荣誉和奖励，但 18 岁中学毕业后，也曾一度中断学业，在伯明翰图书馆找了一份工作。后来是得到了他那位在南非谋事的哥哥的鼓励和资助，才继续完成了大学学业。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赢得了奖学金，1905 年以优异成绩获得该校荣誉学位。他在 1906-1908 年间开始对安达曼岛人进行研究。此研究的报告为他赢得了三一学院在 1908-1914 年间提供的研究奖学金。在此期间他也不时在伦敦经济学院兼一些课。在 1910-1912 年他在澳大利亚对当地的土著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调查。1922 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专著《安达曼岛人》。他一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从事人类学教学和研究。他不仅是一个研究者，而且也是一个活跃的学术组织者。他曾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创办社会人类学专业，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担任过系主任，并总是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周游讲学。1937 年他被牛津大学聘任为人类学系主任。在牛津大学，他一直呆到了 1946 年退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皇家人类学会会长。在 1938 年和 1951 年曾荣膺“里弗斯勋章”和“赫胥黎纪念章”。

^① Kuper, Adam, 1983,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p. 4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二

在进剑桥大学之前，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在伯明翰大学读了一年医学预科。在剑桥大学，他最初希望攻读的也是自然科学。后来，是接受了其导师罗斯·鲍尔（数学家兼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大师詹姆士·弗雷泽爵士的崇拜者）的建议，才转攻精神和道德科学。在大学期间，他与W·H·里弗斯、A·C·哈登和C·S·迈尔斯的交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述三人均是“剑桥大学托雷斯海峡考察队”的成员。迈尔斯是他严谨治学的楷模，里弗斯和哈登使他受到了严格的人类学训练。在哈登的影响下，他对分类和形态学发生兴趣，认识到只有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可靠的概括归纳，只有在对具体的社会做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之后，才能进行科学的社会比较研究。人们认为是哈登最早使他认识到社会现象的系统依存性，也是哈登使他倾向于杜尔干的人类学观点。里弗斯是他直接的导师，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尽管他后来放弃了里弗斯的文化历史传播论观点，但他仍认为历史方法能够解释功能方法所不能解释的问题。里弗斯主张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心理过程和社会过程，认为亲属制度是了解社会组织的钥匙，所有这些都在布朗的研究活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在研究中所推崇的归纳法得自J·S·穆勒和威廉·休厄尔，据说他曾仔细研究过两者有关归纳方法的逻辑著作。他反对像19世纪的人类学家那样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社会文化的起源，主张用较复杂的“函数”、“变量”或“功能关系”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据说这与罗素和怀特海新数理哲学方法有一定关系。

三

在人类学史上，最初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进化学派。在这个学派看来，人类心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而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化也是相同的，现今人类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反映的基本上是人类社会文化进化阶段上的差异。由于它主要是通过跨文化比较来揭示社会文化的一般通则，探讨导致制度、习俗、规范得以确立和发展的一般心理和社会机制，在本世纪初不时也被称作社会学派或社会人类学研究。

19世纪后期，进化学派受到了传播学派的挑战。它批评进化学派无视文化的时空关联，滥用跨文化比较来拼凑文化进化图式，它认为文化是独一无二永不重复的历史现象，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都是在某一地区一次性产生出来的，而不同地区的相同文化现象是由历史上发生的文化传播造成的。由于传播学派把划分文化和民族的分布区域，追溯其发生、演变的历史当成是理解人类文化异同的关键，从而不时也被称为人文地理学派、历史学派，或民族学研究。

维多利亚时代以后的英国人类学大致上分为两派，一派以里弗斯、史密斯、佩里为代表，倾向于传播论，与历史学关系较近，又称民族学派；另一派以弗雷则、韦斯特马克为代表，倾向于进化论，与社会学关系较近，又称社会学派。

与此同时，法国兴起了一个以杜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与进化学派不同，杜尔干主张根据社会事实，而不是根据人类的心智来解释社会现象。在他看来，社会事实（禁忌、仪式、礼仪等）的特点在于它的外在性和强制性，即它的存在先于任何个人，并制约着个人行为。社会现象有别于生理和心

理现象，从而只能根据社会事实，根据构成、维持社会的机制来解释。与传播学派不同，他关注的并不是文化区和民族史，而是构成和维持社会运行必需的社会团结及其机制，并认为，社会文化现象并不像文化历史学派所说的那样是只具个性、永不重复的现象，而是和物质现象一样，具有共性，并且受到一般规律的支配，因而人类学应该尽量采用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实验方法来揭示社会的一般规律。

在杜尔干看来，社会基本上是一种道德秩序。“集体意识”是他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而它的所指也就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他认为，集体观念是通过社会化过程植根在个人意识中的。一个社会的秩序维持取决于该社会的团结，而社会团结的维护则必须仰仗于这种集体意识。在任何社会中，其成员的集体意识是由该社会的聚合形式决定的，但集体意识本身则是通过各种象征仪式来维持和强化的。他所说的象征仪式的所指非常宽泛。在他看来，甚至犯罪也可以是社会仪式必需的，因为通过凸显越轨行为及其招致的惩罚，能够强化那种支撑道德秩序的情感。

杜尔干的社会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在英国人类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传播和进化中吸引了过来，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合力生成了一个被统称为功能主义的人类学学派。功能学派沿袭了“社会学学派”的研究取向，致力于揭示生成各种制度的社会和心理机制。但是，与进化论不同，它放弃了那种重构和复原人类早期历史的努力。尽管它仍承认历史学解释的有效性，但它反对“民族学学派”的历史推测方法，关注的已不再是文化区和民族史。在功能学派看来，由于缺乏具体的文字记录，除了做一些主观臆测之外，人们无法弄清那些“原始”制度、习俗和

文化的历史起源。与其去臆测这些制度、习俗和文化的历史起源，倒不如来揭示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或功能，探讨它们的社会学起源。

拉德克利夫－布朗是把杜尔干社会学思想内化得最为彻底的英国人类学家。是杜尔干的社会学理论诱使他与自己导师里弗斯分道扬镳，另树一帜。有人认为，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于人类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从法国人的社会思想中提炼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理论分析概念，为英国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杜尔干相似，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社会现象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所有社会现象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与社会结构的存在相联系的产物，因此把社会行为的产生归因于人类的主观动机、根据人们的心智来解释社会制度、习俗、规范的起源是错误的。他认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的理论性的自然科学”，其宗旨在于揭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主张根据生成社会秩序的机制、根据社会制度的功能来解释社会制度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根由。所谓规律，是指在相同条件下现象的重复产生。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往往是在可直接控制的观察和实验中求得的，人们不可能对社会进行这种直接可控制的观察和实验，因而只能通过社会比较才能求出社会的普遍规律。不作广泛的社会比较研究，人们无法认定和验证社会的普遍规律。而这种所谓社会比较研究也正是杜尔干所说的间接实验方法。

尽管采取了杜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但拉德克利夫－布朗并没有对以前的进化论和传播论加以完全否定。他对进化学派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完全否定进化理论。他认为社会进化或社会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接受进化理论的以下两个基本观

点：1. 许多不同的机体生命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是由极少的原始形式发展而来；2. 较复杂的组织结构（有机体的或社会的）形式是由较简单的组织结构形式发展而来。他认为“这些要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于研究有机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阐释方案”，尽管我们反对对进化历史妄加推测，但仍可暂且接受进化理论，“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某些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这些概念是有用的。”

他反对用历史推测方法来解决社会文化的起源问题，但他“并非反对其历史的一面，而只是反对其推测的一面”。他认为对于社会现象应该有两种解释，既历史学的解释和社会学的解释。社会学的分析只能解释某种社会制度或整个社会结构是怎样得以存在和延续的，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具有相似功能的制度在不同社会中却具有不同形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求助于历史方法。一种制度形式的产生是由一系列独特复杂的历史事件促成的，人类社会制度形式的复杂多样性主要是由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复杂性造成的，只有通过认真研究可靠的和具体的历史记录，弄清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才能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

四

他主张把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区分开来。他认为，民族学的任务是采用历史学方法来揭示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对具体民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做出历史学的解释。民族学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来作研究，如果缺乏文献资料，也可以做某种假设和构拟，但这种构拟不应该超出具体的历史范围。社会人类学的任务不是研究或构拟各民族的具体历史，而

是探索人类社会现象的普遍规律，追求一般理论认识，为此，它在研究中必须采用的是归纳法和类比法。他认为，人类学界的一些混乱是由于人们没有把制度史的解释和理论认识加以区分造成的。“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某种制度会出现于某社会，合适的回答一般是对这种制度的起源加以历史陈述。欲解释美国的政治建制为什么有一个总统、两个议院和一个最高法院，我们就应该追溯北美的历史。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形成了一个因果链，根据这些事件来解释制度的存在，把它当做是这种因果链上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历史学解释的确切含义。”然而，社会人类学则是比较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关心的是社会现象的共性或通则问题，而不是那种与具体历史相关联的特殊或个性问题。

他主张根据现实向我们展示的模样来研究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直接观察到的是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当然也包括他们的语言活动以及他们过去活动所留下的物质产品。然而我们却看不到‘文化’，因为这个词所表示的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因此它的使用通常也是抽象的、模糊的。”在他看来，文化相当于他所说的社会生活方式。他把社会存在看做一个过程，文化和文化传统只是“个人通过与别人接触，或从书籍和艺术作品中获取知识、技能、思想、信仰、感觉和观点的过程”，而不是整个社会过程。因此，他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文化，倒不如说是社会。就此来看，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区别并不单纯是一个称谓习惯问题，它与人们的理论认识和研究取向差异也有一定关系。

把社会人类学建设成一门揭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自然科学，这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毕生努力。在他看来，要实现这

一目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应该划分为三类：1. 社会形态比较研究，即，在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人类的各种社会结构进行分类。他认为，一个学科在未对其研究对象做出科学细致的分类之前尚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只有在对人类的各种社会形态做出分类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科学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揭示社会普遍规律。2. 社会生理学研究。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结构体系是怎样存在的？维持现有社会关系网络的机制是什么？它是怎样工作的？社会生理学研究不仅关心社会结构，而且还关心每一种机制。在他看来，“道德、法律、礼仪、宗教、政府、教育是一个复杂机制的各个组成部分。只有通过这个机制，社会才能得以存在和延续。3. 社会变迁研究。它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过程，以及新的社会结构形式得以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研究那些没有文字社会的变迁，应该只限于人们能够观察和记录下来的一些变化，如果缺乏实地观察或文献材料，就只能对这种社会变化过程进行推测，而这种推测却很难具有科学性。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理论并不复杂。在他看来，社会生活方式是人们的社会行动和生活方式，所谓社会行为和活动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作用和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这种社会网络关系的排列秩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的延续依赖于社会结构的延续。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延续过程实际上是由人类各种行动和互动所构成的社会过程。为了维持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延续，就需要有明确的制度和习惯礼仪来对人与人的互动加以调节和控制。社会制度源出于某种类型或某种层次上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各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延续。功能反映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

有人认为^①，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创性并不在于上述理论概括，而是在于他对案例所做的具体分析。在分析具体案例时，他纵容自己的直觉驰骋，提出了许多对后人富有启发意义的卓越见解。在他的作品中，最精妙的莫过于他对图腾崇拜、亲属制度所做的分析。由他开创的亲属制度和宗教仪式研究，一度成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主题，被讨论了二、三十年。在对图腾崇拜和亲属制度的分析中，他展示了宇宙观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因此，在一些人看来，他不仅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结构主义先驱，即便是列维-斯特劳斯也承认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图腾崇拜理论曾在沟通语言构建模型和社会群体构建模型问题上给予他不少启发。然而，有趣的则是，拉德克利夫-布朗至死仍困惑于列维-斯特劳斯所称的社会结构。

五

大约在三十年代晚期，拉德克利夫-布朗取代了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国人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局面几乎一直延续到了五十年代。此转型与当时的人事机构变动有一定关系。1937年，拉德克利夫-布朗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到英国，被牛津大学聘为人类学系主任，并在麾下聚集了像埃文斯-普里查德和M·福茨这样的高手，势焰如日中天。1938年，马林诺夫斯基一去美国不返，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研究因此式微。自此以后，英国社会人类学研究重心开始从大洋洲转向非洲，

^① Kuper, Adam, 1983,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pp. 56, 59.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